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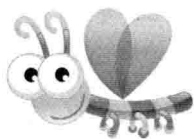
经典译林青少版

老人与海

〔美国〕欧内斯特·海明威 著 黄源深 译



译林出版社



经典译林青少版

老人与海

[美国] 欧内斯特·海明威 著

黄源深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人与海/(美) 海明威(Hemingway, E.) 著; 黄源深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4 (2015.2 重印)

(经典译林: 青少版)

书名原文: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ISBN 978-7-5447-4418-8

I. ①老… II. ①海…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17486号

书 名: 老人与海

作 者: [美国] 欧内斯特·海明威

译 者: 黄源深

插 图: 王叶露

责任编辑: 於 梅 吴莹莹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5.75

插 页: 4

字 数: 47 千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418-8

定 价: 17.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序言

梅子涵

成年人总是热心。他们得为孩子们想很多事情，而且还会努力地落实。这成为他们很多人白天的项目，接着还在梦里探讨。他们知道，这是属于他们应当有的一个大良知，因为他们既然有了后代，如果不夜以继日负责地安顿、引导，那么家园怎么荣茂，这个世代的地球又如何安稳？

他们把这个大良知搁在肩膀上，挑成了一副最美丽的担子，他们自己也翩翩的了。

这是一个无穷多的人都喜爱参加的担子行列。

无穷多的担子里有各样的货色，各种的鲜艳和用处，它们不止是吃的，不止是穿的，不止是琳琅满目清清楚楚看得见的，它们还有浪漫和飘逸的，属于童话属于故事属于聆听和荡漾的。这所有的被挑了来的爱和美好都给了孩子，孩子们就算是隆重地接受了生命的大方向，接受了生命昂贵的分量，也接受了诗意的轻盈。

这样地挑着、行走，一次一次地在童年的面前放下，成了我们这个人的星球上的一幅最抒情的大图景。我们很自豪地告诉那位来自猴面包树小行星的男孩子说，亲爱的孩子，亲爱的小王子，你

不要那么灰心丧气，也不要总是不满，你就试着在我们的这个星球上生活生活，你不会觉得只有无聊和茫然的，你向往的那些热情会照得到你的，你向往的风趣也会来到身边。你试试吧。

我说了这么些抒情话，我是想和你们一起来看看现在又有一副怎样的担子挑到了孩子们的面前。

是的，就是你们面前的这一大套书。这一副文学的担子。

里面有的是儿童的书，有的则属于长大以后应当阅读的书。

热心的成年人把它们选拢在一起。

他们知道现在的孩子们学业过量，阅读时间稀少，所以他们缩减了它们的篇幅；他们心想，那些可以等到长大以后阅读的书，如果去除一些艰深的内容，却把精华仍留下，让孩子现在就欣赏到，不也是一件很不错的的事情吗？

这是一个品种。

很多年前就已经有。

它的名称叫“缩写本”、“改写本”。

这是一种热心和善良的产品。

在很多国家都有过受欢迎的例子。

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最大的例子是英国的兰姆姐弟的例子。他们把不属于孩子看的莎士比亚的大剧改写成了孩子们可以阅读的故事集，改写成一本书。

这个成功的改写，成功的故事集，成为已经有两百年历史的一部名著，和无数舞台上演出的莎士比亚一样闻名。对于孩子们的阅读来说，它比舞台上的莎士比亚更闻名，更重要，更有意义。

只要有那热心，只要很讲究地去落实，为了孩子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得非常好。

挑给他们的任何的担子都有翩翩的美丽。

他们阅读着这些变薄的比原著简单了的文学、故事，心里喜欢，长大以后也许就会去阅读名著的全本。万一实在没有机会阅读全本的名著，也总算看见过里面的几片云朵，看见过霞光。

我们为什么不谢谢这一份热心？

我们是应当谢谢的。

然后，我们还得继续挑着这美丽的担子走下去。

我们会走很久。

知识链接

一、本书概述

圣地亚哥是位老渔夫。他在海上已经连续八十四天没捕到鱼了,因此原先跟着他一道出海的孩子,也被安排到其他船上去了。贫困失意的他可以说是“倒霉透顶”,但他生就一副铮铮铁骨,内心有着一一种不可战胜的气概。这让他在这八十五天重又扬起了向命运抗争的风帆。这一天,他出乎意料地钓到了一条足有一千五百磅重的大马林鱼。他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才将它拿下。可是,因为被叉伤的马林鱼在海上留下了一道血腥的踪迹,引来了无数鲨鱼。老人跟鲨鱼展开了一场惊险的搏斗,最后鲨鱼被击败了,老人拖着一副只剩下巨大骨架的“猎物”,回到了港湾,精疲力竭。在梦中,他看到了狮子。

这部中篇小说通过老人圣地亚哥这个“硬汉”形象,热情歌颂了人在充满暴力和死亡的现实世界中表现出来的永不言败的勇气和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

二、作者介绍

海明威(1899—1961)生于美国芝加哥附近的奥克帕克村。父亲

是医生,母亲是音乐家,所以海明威从小爱好音乐。1917年进《堪萨斯星报》任见习记者。报社提出“用短句”、“用生动活泼的语言”等要求,这使他受到了初始的文字训练,对日后形成简练的文体产生了影响。1918年5月,他参加志愿救护队,在意大利前线身负重伤。回国后成为自由作家和《多伦多之星》的驻外记者。1926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英国版书名《节日》)。美国作家斯坦因曾对海明威等人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海明威把这句话当作小说的一句题词,从此这部小说成了“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1929年发表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旧译《战地春梦》),表达了反战的主题。

海明威自1928年离开欧洲后,先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岛,后迁至古巴。1937年他以北美报业联盟记者的身份,去西班牙报道战事。他积极支持西班牙年轻的共和政府,并为影片《西班牙大地》创作剧本。在美国第二届作家会议上,他在书面发言中斥责法西斯主义。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他回到古巴,在哈瓦那郊区创作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旧译《战地钟声》),于1940年发表。1952年发表中篇小说《老人与海》。它一经问世,便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当时的文学界掀起了一阵“海明威热”。1954年,海明威因“精通现代叙事艺术”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晚年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症,精神抑郁严重,多次医疗无效。1961年7月2日晨,因不忍病痛,用猎枪自杀。

海明威的创作风格很独特,他称自己的风格为“冰山理论”:八

分之一的事实露在水面上，八分之七的支撑结构和象征意义藏在水面之下。他说：“我站着写作，而且用一只脚站着写，这迫使我处于紧张状态，尽可能简短地表达我的思想。”以至他的墓碑上有句双关妙语：“恕我不能站起来。”他简约有力的文风引起了一场“文学革命”，让他成为开一代文风的语言艺术大师。

三、作品评价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说：“他能把一个短篇的故事反复推敲，悉心剪裁，以极简洁的语言，铸入一个更小的模型，使其既凝练又精当，让人们获得极鲜明、极深刻的感受，牢牢地把握它要表达的主题。《老人与海》正是他这种叙事技巧的典范。”

英国小说家伯吉斯说，海明威小说里的“每一个词都有它的作用，没有一个词是多余的”。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这样评价海明威：“几乎没有哪个美国人比海明威对美国人民的情感和态度产生过更大的影响。”他称赞海明威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四、精彩语段

因为它的个儿大，我的计划得随它的计划而改变。要是它往上跳，我可以杀死它。但是它却永远待在下面，那我也只好奉陪到底。

但是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却不能被打败。

现在不是去想缺少什么的时候,该想一想凭现有的东西你能做什么。

作者:喻旭初

南京市金陵中学语文特级教师

江苏省青少年写作研究会会长

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学术委员

1

他是个老人，独自驾了条小船，在墨西哥湾流捕鱼。出海八十四天了，连一条鱼都没有到手。前四十天，还有个男孩跟着。可是一连四十天都没捕到鱼后，孩子的父母就说，这老头真是晦气，倒霉透顶^①。孩子听从吩咐，上了另一条船，第一个星期就捕到了三条好鱼。看着老人天天空舟而归，孩子心里很难受。他常下岸去帮老人的忙，把成卷的钓线，或是手钩、鱼叉和缠在桅杆上的帆卸下船来。船帆用面粉袋打过补丁，卷起来时，活像是常败将军的旗帜。

老人瘦骨嶙峋，颈背上刻着深深的皱纹，脸上留着良性皮肤肿瘤引起的褐色斑块，那是阳光在热带洋面上的反射造成的。褐斑布满了他的双颊，双手因为常常拽住钓线把大鱼往上拉，镌刻着很深的伤疤。不过，没有一处伤疤是新的，每个伤疤都像无鱼的沙漠里风化了了的沙土一样古老。

^① 原文为西班牙语 salao。这个词的正确拼法应为 salado，这里省掉字母 d，疑是吞音所致。



除了一双眼睛，他浑身上下都很苍老。那双眼睛乐观而且永不言败，色彩跟大海一样。

“圣地亚哥，”他们从泊船的地方爬上岸时，孩子对他说，“我又可以跟你去了，我们已经挣了些钱。”

老人教会了孩子捕鱼，孩子很爱他。

“不，”老人说，“你在一条幸运船上，你可要待下去呀。”

“可是你记得吧，有一回你有八十七天都没有捕到鱼，可后来，一连三个星期，我们每天都捕到了大鱼。”

“我记得，”老人说，“我知道你不是因为怀疑我不行才离开的。”

“是我爸让我走的。我还是个娃娃，总得听他的。”

“这我知道，”老人说，“这很正常。”

“他不太有信心。”

“是呀，”老人说，“不过我们有，是吧？”

“是的，”孩子说，“我在露台饭馆请你喝杯啤酒，然后我们再把这些东西拿回家去，好吗？”

“干吗不？”老人说，“两个渔夫一起喝一杯。”

他们坐在露台上。有很多渔夫取笑老人，老人却并不生气。那些年纪更长一些的渔夫瞧着他，心里很难受，但他们没有表露出来，只是客气地谈论着水流、钓线漂入水中的深度、一连的好天气以及他们的见闻。那天收获颇丰的渔夫已经回来了，他们把枪鱼剖开，横着铺在两块木板上。板的两头各有一人抬着，踉踉跄跄朝鱼库走去。渔夫在鱼库那儿等待冷冻



车过来,把鱼运往哈瓦那市场。那些捕到鲨鱼的人已经把鱼运到海湾另一头的鲨鱼加工厂里了,在那里他们把鲨鱼吊在滑轮上,取下鱼肝,割去鱼鳍,剥掉鱼皮,把鱼肉切成一条条的准备腌起来。

一刮东风,一股鱼腥味就会从鲨鱼加工厂里飘出来,飘过海港吹到这里。但今天风转为往北吹,后来风又渐渐地停了,所以只有一丝淡淡的腥味。露台上洒满阳光,很是惬意。

“圣地亚哥。”孩子唤道。

“嗯。”老人应道。他握着酒杯,回想多年以前的往事。

“我出去搞些沙丁鱼来,让你明天用,好不好?”

“不用了。玩你的棒球去吧。我还划得动,还有罗赫略可以帮忙撒网。”

“我想去。既然不能跟你去捕鱼,那总该帮点忙吧。”

“你给我买了啤酒,”老人说,“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

“你第一次带我上船那会儿,我几岁呀?”

“五岁,而且你差点就没命了。当时我把一条鱼拖上了船,那鱼活蹦乱跳的,险些把船撞得粉碎。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那鱼尾巴使劲地拍打,撞断了划手的坐板,还有你用棍子打鱼的声音。我还记得你把我推到船头,那儿堆着一卷卷湿淋淋的钓线。我觉得整条船都在颤抖,我听见你在用棍子打鱼,就像砍树一样。我觉得浑身都是甜甜的血腥味。”

“你是真的记得,还是听我说的?”



“从我们第一次一块儿捕鱼那会儿起，我什么都记得。”

老人用他那双被阳光灼烧过的自信而慈爱的眼睛打量着他。

“你要是我的孩子，我就会带你出去冒冒险，”他说，“可是你是你爸妈的孩子，而且又在一条幸运船上。”

“我可以去弄些沙丁鱼来吗？我还能上哪儿搞得到四个鱼饵。”

“我今天还剩下一些鱼饵呢，我把它腌在盒子里了。”

“我给你搞四个新鲜的来吧。”

“一个就好。”老人说。他从未失去希望和信心。而现在就好像微风拂过，他的希望和信心都被鼓舞起来了。

“两个吧。”孩子说。

“那就两个吧，”老人同意了，“不是偷来的吧？”

“我倒是想去偷的，”孩子说，“不过，这几个是我买来的。”

“谢谢你。”老人说。他太单纯了，不会去想自己是什么时候变得谦恭起来了。但他知道他已变得谦恭了，还知道这并不丢脸，也没有让他丧失真正的自尊。

“看这水流，明天会是个好天。”他说。

“你要上哪儿？”孩子问。

“很远的地方，等到风向转了再回来。我想不等天亮就出海。”

“我要设法让船主在很远的地方作业，”孩子说，“那样，



要是你捕到一个很大的家伙，我们可以来帮忙。”

“他可不喜欢在太远的地方捕鱼。”

“这倒是，”孩子说，“但是我会看到一些他看不见的东西，譬如一只鸟在捕鱼，引诱他去远海跟踪鳅。”

“他的眼睛有那么糟糕吗？”

“差不多全瞎了。”

“这倒怪了，”老人说，“他又没有捕过海龟，那才是最伤眼睛的。”

“但你在莫斯基托海岸捕了好多年海龟，眼睛还照样很好呢。”

“我是个怪老头。”

“你现在还有没有力气对付一条很大的鱼？”

“我想还有。何况我还知道很多诀窍。”

“我们把这些东西搬回家去吧，”孩子说，“这样我就可以去拿渔网捕沙丁鱼了。”

他们从船上拿了一应器具。老人肩上扛着桅杆，孩子拿着木盒，木盒里面装有一卷卷编织紧密的褐色钓线，还有手钩和带柄的鱼叉。船尾放着盛鱼饵的盒子，旁边有一根木棍，是用来制服弄到船边的大鱼的。老人的这些家什没有人会偷。但是船帆和沉重的钓线还是拿回家好，因为露水对这些东西有损害。尽管老人肯定当地人不会来偷，但他想，把手钩和鱼叉留在船上会是不必要的诱惑。

两人一起顺着路走到了老人的棚屋前，从开着的门进



去。老人把裹着帆的桅杆靠在墙上，孩子在旁边放下木盒和其他渔具。桅杆几乎跟这个单间的棚屋一样长。棚屋是用王棕——当地人称作棕榈^①——的坚韧苞壳盖成的。屋里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以及一方烧炭起火做饭的泥地。棕色的墙是用棕榈结实的纤维质叶子砌成的，那叶子被压得扁扁的，叠在一起。墙上有一幅彩色画，是《耶稣圣心图》，另一幅画是《科伯圣母图》，都是他妻子的遗物。本来，墙上还挂着一幅妻子的着色照，但因为他一瞧见便想起自己形单影只，就把它拿了下来，放在角落的一个架子上，一件干净衬衫底下。

“你吃什么呀？”孩子问。

“一锅黄米饭和鱼。你想要吃一点吗？”

“不，我回家吃饭。要我帮忙生火吗？”

“不用了。我等会儿自己来生火。或者我也许就吃冷饭了。”

“我可以把渔网拿走吗？”

“当然喽。”

渔网已经没有了，孩子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卖掉的。不过，他们每天都要把这场戏演一遍。孩子也知道，那锅黄米饭其实是没的，鱼也没有。

“八十五是个幸运的数字，”老人说，“你想不想看到我带

① 原文为西班牙语。



回来一条鱼，去掉内脏净重还超过一千磅？”

“我去拿渔网捕沙丁鱼，你就坐在门口晒太阳好吗？”

“好。我有一张昨天的报纸，可以看看有关棒球赛的新闻。”

孩子不知道“昨天的报纸”是否也是编造出来的。不过，老人从床底下取出了报纸。

“佩里科在酒店^①里给我的。”他解释说。

“我捕到沙丁鱼就回来。把你的和我的放在一起，镇上冰，明天早上分着用。等会儿我回来，你跟我说说棒球赛的消息。”

“扬基队是不会输的。”

“不过我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会赢。”

“对扬基队要有信心，孩子。想一想名将迪马乔吧。”

“我怕底特律老虎队和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

“小心点，要不然，你连辛辛那提红队和芝加哥白袜队都要害怕了。”

“你研究一下，等我回来告诉我。”

“你认为我们是不是该去买张彩票，末尾两位数是八十五？明天是第八十五天。”

“可以是可以，”孩子说，“不过你那八十七天的伟大纪录怎么办？”

① 原文为西班牙语。